



楚辭序



嘗聞諸人曰古人之立言之遠曠百世而
不受知者屈子離騷是也屈子離騷章
往察來信今傳後而亦奚至於不矢邪
若夫芳潔之操忠貞之行騎龍弄鳳嬉
遊雲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又奚至
於不知邪粵稽史在昔屈子職掌王族
以定國是同列大八十一尚共譖毀

之至於言是聽懷王之進也屈子無重
懷王之過義以爲諷離騷一焉而無私
怨可以爲明質也噫屈子生非其時也
使屈子生於三代之隆亦有緝熙賡歌
都俞可繼也奚必以騷之爲貴而輕天
下哉戰國之時敝斯極矣貨賄相銜脂
膏相錯縱橫短長之說轉相徂詐以上
謀也明珠安道瓦釜鳴雷此屈子之所
不與也王臣斷國無所回護且懼趨僞
而忝貴卿冒愧逞願而非正以處之此
又有道者之所不履也且我聞之樂書
構郤而厲公弑郤伯毀季而昭公逐費
忌納女而楚建走宰嚭譖胥而夫差喪
事幾之不可與權也今上官捷徑不忍
以投步矣雖然舍王非忍也自夫襄王
之再放也廼作而呼曰自今無有代吾

君以任患者有一於斯將爲繼乎於是乎九歌九章援天引聖以自明庶其曰納約自牖者也其將通吾君於理乎而今淒楚益有辭矣遐思邁往欲追靈脩而不可得浮游天地之間而竟齎志以沒夫出處有謂名體不污風采足懷百世改顏不可廢也自宋玉而下無慮數十家皆悲屈子而發其餘烈者也故統

之曰楚辭重曰讀屈子者可知立言之有序也夫廉以潔其身去國而不忘其訓君子謂離騷於是乎可傳於此徵志於此徵忠於此徵德觀會通而三美且能章勸也能章勸故謂之不朽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離騷有馬予刺安吉時丙申校楚辭成明年即逢尤以歸蓋嘗抱離騷之潔相羊清明之時而無



原件短缺

P1-2

所於辭也方且敘之... 俟知者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孟冬望日

閩中朴齋山人葉邦榮仁甫撰

陳氏曰未詳撰人洪氏得之吳郡林處德祖其

篇次不與今本同今本首騷經次九歌天問九

章遠遊卜居漁父九辯招魂大招惜誓招隱七

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釋文亦首騷經次九

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

招魂九懷七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洪

氏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

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序之耳朱

侍講按天聖十年陳說之序以為舊本篇第混

并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第然則今本說

之所定也

補注楚辭十七卷

考異一卷

陳氏曰洪興祖撰興祖少時從柳展始得東坡手校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後又得洪王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參校遂爲定本始補王逸章句之未脩者成書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附古本釋文之後其末又得歐陽永叔孫莘老蘇子容本於關子東葉少協校正以補考異之遺洪於是書用力亦勤矣

重編楚辭十六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重編獨離騷經仍故爲首篇其後以遠遊九章九歌天問卜居漁父大招九辯招魂惜誓七諫哀時命招隱九懷九歌爲次而去九思一篇其說曰按八卷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本所第篇或不次第於是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叙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之後攄憤所作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自序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奧疑原作非景差辭也篇不返故以終焉爲

楚辭上八卷九辯招魂皆宋玉或曰九辯原作其聲浮矣惜誓弘深或以爲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忌王褒漢宣帝時人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皆西漢以前文也爲楚辭下八卷王逸東漢人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闕矣又十七卷非舊錄故去之

續楚辭二十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編擇後世文賦與楚辭類者編之自宋玉以下至本朝王令凡二十六人計六十篇各爲小序以冠其首而最喜沈括以爲辭迫原蓋深探其用意疾隨其步趨而與之偕然亦暇而不迫也

變離騷二十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編公旣集續楚辭入擇其餘文賦大意祖述離騷或一言似之者爲一編其意謂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楚辭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者欲後世知其出於原也猶服盡而系其姓於祖云所錄自楚荀卿至本朝王令凡三十八人通九十六首

陳氏曰晁補之無咎撰去九思一篇入續楚辭定著十六卷篇次亦頗改易又不與陳說之本同續變二篇皆楚辭流派其曰變者又以其類離騷而少變之也新序三篇述其意甚詳然其去取之際或有不能曉者

龍岡楚辭說五卷

陳氏曰宋嘉林應辰涓起撰以離騷章分段釋為二十段九歌九章諸篇亦隨長短分之其推屈子不死於汨羅比諸浮海居夷之意其說甚新而有理以為離騷一篇詞雖哀痛而意則宥

放與夫直情徑行勇於蹈河者不可同日語且其興寄高遠登比侖歷閭風指西海陟陸皇皆寓言也世儒乃以為實者何哉然沈湘之事傳自司馬遷賈誼楊雄皆未嘗有異說漢去戰國未遠恐非虛語也

楚辭贅說

陳氏曰右司郎宣城周紫芝少隱撰嘗為哀湘纍賦以及賈誼楊雄之說又為此書頗有發明

右楚辭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
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辨楚辭大抵皆祖
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
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
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然懟激
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己之
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
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
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投淚謳吟於下而所
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

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註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彌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掘舊編粗加彙括定為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屈原傳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屈原著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以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

不容自踈濕淫汗泥之中蠅蚋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争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

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
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
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
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弊用事者臣靳尚而設
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
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及諫懷王曰
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
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
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

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上
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
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
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
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柰何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
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
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
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

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
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
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測可以
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
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
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而
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
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
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

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
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
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
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
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見第四卷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
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
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
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
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
投書以弔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少
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
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
令若是讀鵬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蘇轍曰吾讀楚辭以為

除書

李塗曰楚辭氣悲

劉鳳曰詞賦之有屈子猶
觀遊之有蓬閭縱適之有
溟海也

賈島曰騷者愁也始乎屈原
為君昏暗時寵乎諛佞之
臣含忠抱素進於逆耳之
諫君暗不納放之湘南遂為
離騷經以香草比君子以美
人喻其君乃變風而入其騷
刺之貴正其風而歸於也
洪興祖曰古人引離騷未有
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
詞尊之為經耳非屈子意
也

宋初曰離騷為詞賦之祖
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
矩至員不能過矣馮

楚辭卷第一

朱子集註

閩中葉邦榮校刊

離騷經第一

離騷一丁丑歲臘月既望黃氏集說書額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
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

曰昭屈景

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

蕩屈建屈平竝其後又云景氏有景差至漢比皆徙關中

屈原序其譜屬率

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
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
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

觀曰離騷經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綿邈曲折讀者莫得尋其聲而繹其緒又未嘗斷未嘗亂也至其才情艷發則龍矯鴻逸志意慷慨則啼猩嘯鬼濃至慘黯並臻其妙蓋由獨創自異規倣耳

蘇軾曰屈原作離騷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離重乎

諧毀之王疏屈原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班孟堅曰離猶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洪曰其謂之經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而名之耳非原本意也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勿行不聽而往遂為所脅與之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而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冀伸已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

淵自沈而死汨音覓○長沙羅縣西比去縣二十里名為屈潭即屈原自沈處今屬潭州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文公曰離騷為詞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按周禮太師掌六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問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為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

劉知幾曰作者自叙其流世於中左離騷經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實基于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至馬遷揚雄班固自叙之篇

實代鍾嶸曰夏歌曰

鬱陶予予心楚謠曰名予

曰正則雖詩体未全然是

五言之濫觴也

洪興祖曰屈原有以美人

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也

是也有喻善人者滿堂兮

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

入芳南浦是也

汪瑗曰王逸以正則為釋原

名靈均為釋平字其見

卓矣

內美總言上二章祖父世

家之美日月生時之美

所取名字之美故曰紛

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叙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真婚而越禮據愆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為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與則託物與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豐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賦少騷則興少而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察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此章賦也德合天地稱帝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傳國至熊通始僭稱王徙都於郢是

為武王生子瑕受屈為卿因以為氏苗裔遠孫也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衣者衣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為遠末子孫之稱也朕我也古者上下通稱之皇美也父死稱考伯庸字也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世有今名以至於已之恩深而義厚也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貞正也孟始也陬隅也正月為陬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為名也降下也原又自言此月庚寅之日已始下母體而

也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

兮字余曰靈均皇覽一作鑒余下一無于字賦也皇覽時節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正則靈均各釋其義以為美稱耳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二十則使賓友冠而字之故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紛音墳重直用反能叶奴代反一紉音紉非是扈音戶辟匹亦反紉女

按能字即古耐字通用見礼記履字與護義通

張之象曰長篇長句為離騷經一篇如轉換反覆凡更七十餘韻其間有八句為一韻者五段十句為一韻者一段十二句為一韻者二段餘皆四句為一韻也

撫字註皆不解有撫已自省之意

昔三后指楚先君而後及堯舜在屈子則得立言之序也

陳反○賦而比也紛盛貌生得日月之良是天賦我美質於內也重再也非輕重之重隆長也能才也能獸名能熊屬多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屈被也離香草生於江中故曰江離說文曰靡蕪也郭璞曰似水薺辟幽也芷亦香草生於幽僻之處級續也蘭亦香草至秋乃芳本草云蘭與澤蘭相似生水傍紫莖赤節高四五尺綠葉光潤尖長有歧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佩飾也記曰佩帨漣蘭則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爲佩也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 毗之木蘭兮夕搵洲之宿莽汨于筆反不一作弗恐 一作州莽莫補反○賦而比也汨水派去疾之貌言 已之汲汲自脩常若不及者恐年歲不待我而過去也搵取也此山名木蘭木名本草云皮似桂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去皮不死搵采也水中可居芳曰 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所采取皆芳香久固之物以比所行者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 皆忠善長久之道也

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忽一作芴零

而比也淹久也代更也序次也零落皆墜也草曰零木曰落美人謂美好之婦人蓋託詞而寄意於君也

遲晚也此承上章言已但知朝夕脩潔而不知歲月之不留至此乃念草木之零落而恐美人之遲暮將不得反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心唯恐不撫壯

其君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時而事之也不撫壯

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藥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

夫先路棄一作乘下同一作策駢一作馳下同道一

三十日壯棄去也草荒曰穢以比惡行騏驥駿馬以

此或誤言君何不及此年德壯盛之時棄去惡行改

以入聖王之道也自汨余至此三章同用一韻意亦

承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蒨菌渠隕反或从竹維當作唯古通用直昌改反一作芷○賦而比也

按取謂如火之光介謂如石之確

王逸以幽昧喻君道不明險隘喻國將傾危非是

馮觀曰歷叙至此方說出被諉何婉而切也然于全篇無怨言又見其怨詆而不亂矣

按屈子此章之義本諸易蹇卦六二爻詞而來孔子曰蹇難也險在前也當作蹇為是

后君也三后謂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衆芳喻群賢言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輔之也雜莽一也椒木實之香者申或地名或其美名耳桂木名本草云花白葉黃正圓如竹蕙草名本草云薰草也生下湿地麻葉而芳莖赤花而黑實氣如薜蘿可以已厲陳藏器云即本菱香也言雜用衆賢以致治非獨專任一

二人而已也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

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耿古迥反又古幸反昌一作得一作

倡被一作披並匹皮反夫音扶後以意求不能盡出

貌捷邪出也徑小路也窘急也桀紂之亂若惟黨人

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

之敗績惟下一有夫字樂音洛隘於懈反叶於力反

履履杖也憚難也殃咎也皇君也績功也君車宜安行

於大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故

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

敗先王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

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齋怒忽一作召一作急奔布頰

之遺迹也荃與孫同陶隱居云冬間溪側有名溪蓀

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菖蒲而葉無脊蓋亦香草故

時人以爲彼此相謂之通稱此又借以寓意於君也

疾也齋齋炊舖余固知蹇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

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蹇居輦反忍上一有

也蹇蹇難於言也直詞進諫已所難言而君亦難聽

也蹇蹇難於言也直詞進諫已所難言而君亦難聽

按淮南子云日薄於虞淵是謂黃昏文選註云

部正域曰人知先生之忠顧其縱恣奇絕博弄千古要自一氣流出雖奇偉而實真情千古一人

按以畦字對雜字當從龍種呼種之訓為切

素字當素字讀為是

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為也文選注云羌乃也一云歎聲也

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嘗吃然也舍止也言已知忠言嘗嘗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九天有九重也正平也靈脩言其有明智而善脩飾蓋婦悅其夫之稱亦託詞以寓意於君也此只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明非為身謀及為他人之計但少君之恩屏而義重是以不能自已耳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始釋羌義疑此後人所增也羌起羊反此二句後章叙其始約之言也黃昏者古人親迎之期儀禮所謂初昏也羌楚人發語端之詞猶言何為也中道而改路則女將行而見棄正君臣之契已合而復離之以前此下已脫兩句邪更詳之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遁一作遜他一作佗一無既字數所角反化叶虎瓜反此也成言謂成其要約之言也悔改也道移也近曰離遠曰別言我非難與片離余既滋蘭之九畹

兮又樹蕙之百畹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茲一作哉與栽同畹於遠反畹古畝字莫後反叶滿

披反留夷一作留夷揭一作揭起例反衡一作衡比也滋時也畹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也樹種也六尺為步百為畝畦隴種也留夷揭車皆芳草杜衡似葵而香葉似馬蹄故俗云馬蹄香也言已種將畧香脩行仁義以自潔飾朝夕不倦也

也蕙枝葉之峻茂兮願蹇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峻一作後音俊蹇一作俛萎也刈穫也萎病也絕落也言此眾芳雖病而落何衆有能傷於我乎但傷善道不行如香草之蕪穢耳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馱乎求索羌內恕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馱一作馱音藍又力合反憑一

巴字量力香反興一作興非是若索音素即妬如字若索从所格讀則妬叶音妬賦也並逐曰競愛則

今各興心而嫉妬馱一作馱音藍又力合反憑一

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馱乎求索羌內恕已以量人

兮各興心而嫉妬馱一作馱音藍又力合反憑一

若索从所格讀則妬叶音妬賦也並逐曰競愛則

若索从所格讀則妬叶音妬賦也並逐曰競愛則

若索从所格讀則妬叶音妬賦也並逐曰競愛則

洪興祖曰屈原悲丹之將老
惡餐秋菊之落英輔体延年
莫斯之貴

洪興祖曰屈原死於頃襄之世
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願係彭

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
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忽懣而
自沈也反離騷曰乘由冊之所
珍撫彭咸之所遺豈知屈子
之心哉
虞翻註曰彭祖名剪封於彭
城為彭姓神仙傳云彭祖姓
錢名鏗系本亦云錢鏗是為
彭祖

唐順之曰蕙纒攬芷與前江
離辟芷等一意摠之自表其
清白之節也

曰貪愛食曰婪。馮滿也。楚人謂滿曰馮。以心揆心為
如量度也。與生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妬。言在位之人
心皆貪婪。內以其志量度他人。忽馳騫以追逐兮。非
謂與已同。則各生嫉妬之心也。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務。驚音

賦也。驚亂馳也。冉冉漸也。脩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

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顧頷亦

何傷。飲於錦反。餐一作食。並七安反。英叶於姜反。姱

反。又魚檢反。頷一作頤。虎感反。又古浪反。頷戶感

動。以香潔自潤澤也。苟誠也。信實也。練要言所脩精

食不能而面黃之貌。擊木根以結菹兮。貫薜荔之落

藥。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纚纚。擊音覽。一作擊

芷薜荔。薜荔。計反。荔。即計反。索。蘇各反。纚。纚所綺反。○此也

薛荔。香香草也。綠木而生。藥。花其芳。鬚粉。藥。藥然者。也。纚

舉也。胡繩亦香草。有莖葉。寒。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

可作繩索。纚纚索好貌。寒。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

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作寒

照叶蒲比反。○賦也。寒。難詞也。前脩謂前代脩德之

人。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

遺余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

則法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

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鞿居依反。羈居宜反。諝

與鞞叶末詳。或云鞞居根反。替它因反。○賦也。掩涕

猶救淚也。哀此民生遭亂世而多難也。脩姱謂脩潔

而美好。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

自繩束不放縱也。諝諫也。詩曰諝予不顧。今詩作訊

訊告也。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芷。亦余心之

替廢也。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芷。亦余心之

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攬。息羊反。一無以字。非是

而此也。纒佩帶也。申重也。此言君之廢我以蕙芷為

賜而遣之。如待放之臣。予之以玦。然後去也。然二物

洪興祖曰反離騷云如衆嫖之
嫉妬兮何必揚累之蛾眉此亦
班孟堅顏推之以為露才揚
已之意夫容誨淫目挑心與
孟子所謂不由其道而以汙
原何哉

恍惚條當如行程徘徊之意

芬芳乃余心之所善幸而得之則怨靈脩之浩蕩兮
雖九死而不悔况但廢替而已乎怨靈脩之浩蕩兮
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誅謂余以善
淫一作蛾非是謠音遙誅音卓以一作之○此也
浩蕩無思慮親民謂衆人也蛾眉謂眉之美好如
蚕蛾之眉也爾雅云徒歌謂也蛾眉謂眉之美好如
之謠方言云楚南謂想為詠固時俗之工巧兮倘規
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錯七音而
反追古隨字○此也倘皆也規所運以為圓之筵也
矩所擬以為方之器今曲尺也錯置也繩墨引繩彈
墨以取直者今墨斗繩是也追猶隨也言舍直而隨
曲也競爭也周合也度法也言爭以苟合求容為常
法也洪曰倘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從時也鬱邑余侘傺
妾作皆繩墨以追曲者枉直以從時也鬱邑余侘傺
今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
此態也此從溘反邑一作悒侘救加救駕二反條五

反以一作而態叶土宜反○賦也此憂貌侘傺失志
貌侘猶堂堂也又立也祭住也楚人語也溘奄也言
我寧奄然而死不忍驚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為此邪匪之態也驚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驚暗利反圜一
安叶一先反○此也驚執也謂鳥之能執伏衆鳥者
鷹鵠之類也此不群言其執志剛厲居常特處不與眾
鳥為群也周合也貞鑿方桷不能相合以其屈心而
異道故不能相安賢者之居亂世亦猶是也屈心而
抑志兮忍尤而攘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
厚攘而羊反詢一作詬並呼漏反又或作拓○賦也
抑按也尤過也攘除也詢馳也言與世已不同矣
則但可屈心而抑志雖或見尤於人亦當一切隱忍
而不與之校雖所遭者或有耻辱亦當以理解遣若
攘却之而不受於懷蓋寧伏清白而死於直道尚足
為前聖之所厚如比干諫死而武王封其墓孔子稱
其仁也自怨靈脩以下至此五悔相道之不察兮延
章一意為下章回車復路起

楊慎曰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
運也

曹子建七啓云願及初服從子
而歸李太白詩云久辭榮祿遂
初衣義取諸此

反辭賦云矜芟茹之綠衣被美
落之朱蒙北山移文曰赫芟蒙
而裂荷衣杜甫云不妨游子芟
荷衣蓋用此語

屈原當時實有去楚之志非
別賢君而事之賈誼謂歷元
州而相其君失之矣

朱熹曰自悔相道至可懲又
承上文伏清白以先直之意而
下為女願言予起也

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相息

佇自品反回一作迴。比也。悔追恨也。察明審也。延

引頸也。佇立也。回旋轉也。迷惑誤也。言既至於此

矣。乃始追恨前日相視道路未能明審而輕犯世患

遂引頸立而將旋轉吾車以復於昔來之路。度幾

猶得及此。惑誤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

之時。覺悟而旋歸也。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

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

一無復字。服叶蒲比反。比也。步徐行也。澤曲曰皋

其中。有蘭故曰蘭皋。丘上有椒。故曰椒丘。徐步馳走

而遂止息。必依椒蘭。不忘芳香。以自清潔。所謂回朕

車以復路也。進既不入以離尤。則亦退而復脩吾初

服。製芟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

兮。苟余情其信芳。

芟芟寄反。集古集字。一作集。比

上花黃白色。實紫色。兩頭銳者也。荷蓮葉也。芙蓉蓮

花也。木草云蓮其葉名荷。其花未發為萼。萼已發為

芙蓉。上曰衣下曰裳。言被服益繁脩善

益明也。此與下章即所謂脩吾初服也。高余冠之岌

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

相息

延

此

患

幾

焉

反

走

朕

初

服

已

比

水

浮

蓮

葉

也

芙蓉

蓮

亮

相

息

延

此

患

幾

焉

反

走

朕

初

服

已

比

水

浮

蓮

葉

也

岌

岌

兮

長

余

佩

之

陸

離

芳

與

澤

其

雜

糅

兮

唯

昭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猶

質

其

觀女嬃之意蓋欲原為寧武子之愚不欲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為上官樹蘭也

讀氣習有所好樂或邪或正或清或濁種種不同而我獨好脩潔以為常雖以此獲罪於世至於者戮支解終不懲割而悔改也自悔相道至此五車又承上文清白以死直之意而下為女嬃詈予起也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

死乎羽之野頌丘俞反嬋音蟬媛音爰一作揮援詈一作騫婞一作悻胡冷反又胡頤反又音暨天

眷戀牽持之意申申舒緩貌也曰記女嬃之詞也鮀

堯臣也帝繫曰顯頤後五世而生鮀婞很也蚤死曰

遇禍也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婞節蒼業菴以

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謇一作蹇非是好呼報反節

也力正反施商支反服叶蒲北反賦而此也此亦女

也纒佞盈室喻滿朝也判別也言眾人皆佩此惡草汝

何獨判然離別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

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熒獨而不予聽說輸芮反熒一

不字疑衍聽叶它丁反賦也朋黨也熒孤也屈原

外困群佞內被姊詈故言眾人不可戶戶而說必不

能察已之中情況世人又方並為朋黨何能哀我熒獨而見聽乎為下章就舜陳辭起

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

而激詞陳以一作之喟丘愧反沅音元激古陳字一作

貌左傳列子天問皆云憑怒是也歷經歷之意沅湘

皆水名沅水出象郡鐘城西東注江合洞庭中湘水

出帝舜墓東入洞庭下重華舜號也帝繫曰瞽叟生明德皆自虐帝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屈原以世莫能察已之志故欲就之而陳詞如下文所云也

陳源曰以下告重華之辭也

太康五子之罪著矣彼懷柔之若且康娛而輕棄其國不數年果為秦所滅

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用失乎家術難乃旦反術一作居非是自此以下皆比而賦也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續叙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圖謀也五子太康昆弟五人也家術官中之道所謂末巷也太康以逸豫滅厥德盤游無度田於洛南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于河而五子用此亦失其家術言國破而家亡也事見尚書大禹謨及五子之歌此為舜言之故所言皆舜以後事也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

泥又會夫厥家羿五計反佚音逸畋一作田射食亦反泥食角反家叶古胡反○羿有窮之君夏時諸侯也封大也泥寒泥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泥使為國相羿畋將歸泥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

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澆五吊反又作澆五耗反服一作澆五耗反服一

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

之不長菹側魚反醢音海之一作而○違背也言背菹肉醬曰醢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誅之殷宗遂絕不得長久也湯禹儼而祗敬

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儼儼一作嚴並魚檢反差七何反一無才字循一作脩非是頗一作陂並普禾反○儼畏也祗亦敬也周周

已妻羿以亂得政身即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

滅亡故曰亂流鮮終也澆五吊反又作澆五耗反服一作澆五耗反服一

作於圉魚呂反欲下一有殺字非是而一作以夫一

也言泥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欲不能自

忍也康安也自上而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滅殺夏

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于少夏

康所誅此二章事並見左傳襄公四年哀公五年夏

蓋法賊人多殺曰祭殘義損善曰紂祭名履紂名辛

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

之不長菹側魚反醢音海之一作而○違背也言背菹肉醬曰醢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誅之殷宗遂絕不得長久也湯禹儼而祗敬

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儼儼一作嚴並魚檢反差七何反一無才字循一作脩非是頗一作陂並普禾反○儼畏也祗亦敬也周周

洪興祖曰言已所以陳詞於重
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歟然
甚明故也反離騷云吾馳江潭
之泛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
中情之煩懣兮恐重華之不
樂與余思重華與沉江而
死不與投閻而生也

前后辛之菹醢言暴君
恣殺戮之慘此前修以菹
醢言忠臣受殺戮之禍屈
子在當時瀕於死者數矣
故有是言

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
天敬賢講論道義無有過差又舉賢才遵法度而無
偏頗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如下章也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

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錯七故反

行下孟反○竊愛為私所私為阿錯置也輔佐也猶

言惟德是輔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民之德有

聖賢者則置其輔助之力而立以為君也哲智也茂

盛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聖哲之人有甚盛之

行故能有此下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

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相息亮反服叶蒲北

視也相觀重言之也計謀也極窮也前謂往昔之是

非後謂將來之成敗服事也言瞻前顧後則人事之

變盡矣故見民之計謀於是為極瞻前顧後則人事之

而知唯義為可用唯善為可行也瞻前顧後則人事之

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柎兮固前脩以菹醢

正一作進柎而銳反○柎臨危也言近邊而欲墮也

危死言幾死也鑿穿孔也柎刻木端所以入鑿者也

正謂審其正而納之也此承上章言善為可行而前

脩乃有以此而至於菹醢若龍逢梅伯者然亦不敢以為悔也

曾歎歎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

霑余襟之浪浪曾增

歎許居反歎許衣反又許殺反當平聲攬一作擘一

作搯茹如呂反浪音郎○曾累也歎歎哀泣之聲也

鬱邑憂也哀時不當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

菹醢之世也茹柔栗也霑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

貌言心悲泣下而猶引取柔栗香草

跪敷衽以陳辭

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之則也

今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

征跪巨委反辭一作詞耿古迥反正叶音征此一作

溘○敷布也社裳際也耿明也角日龍無角曰虬

鸞鳳類身有五采溘奄忽也埃塵也征行也此言跪

行故能有此下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

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相息亮反服叶蒲北

視也相觀重言之也計謀也極窮也前謂往昔之是

非後謂將來之成敗服事也言瞻前顧後則人事之

變盡矣故見民之計謀於是為極瞻前顧後則人事之

而知唯義為可用唯善為可行也瞻前顧後則人事之

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柎兮固前脩以菹醢

正一作進柎而銳反○柎臨危也言近邊而欲墮也

危死言幾死也鑿穿孔也柎刻木端所以入鑿者也

正謂審其正而納之也此承上章言善為可行而前

王慎中曰前去就重華而陳詞故此云發軔於蒼梧一字非漫用

而敷衽以陳如上之詞於舜而默然自覺吾心已得此中正之道上與天通無所間隔所以埃風忽起而余遂乘龍跨鳳以上征也然此以下朝發軔於蒼梧多假託之詞非實有是物與是事也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軔音外縣音玄一作懸少一作夕非是瑣先果反一作瑣○軔檣車木也將行則發之蒼梧舜所葬也縣圃在崑崙之上靈神也瑣門鑊也吾今羲和弭節兮

文如連瑣以青畫之則曰青瑣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弭弥耳反崦音淹嵫音滋古但作奄茲勿一作未非是曼莫半反又莫官反一作漫索所格反○羲和堯時主四時之官宿日饒日者也弭按也止也按節徐步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近也曼曼遠貌脩長也求索求賢君也言欲令羲和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日之未莫而遇賢君也

余馬於咸池兮攬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

逍遙以相羊飲於禁反扶說文作搏逍遙一作須臾相息羊反羊一作伴王篇引作穰伴音

同咸池日浴處也攬結也扶桑木名日出其下也若木亦木名在崑崙西極其華光照下地拂擊也聊且也逍遙相羊皆遊也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

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屬川章喻反或如字則具字亦叶入聲皇

一作鳳為于偽反余先一作我前余一作我○望舒月御也飛廉風伯也屬連也鸞鳳之佐也皇雌鳳也雷師豐隆也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

離兮帥雲霓而來御夜如字或叶羊茹反屯徒渾反帥一作率霓一作蜺五稽五歷

五子三反此从五稽反御叶音近或如字○鳳靈鳥也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鷄五彩而文

曰鳳為是鳥也飲會則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太康寧飄風回風也屯聚也霓虹屬陰陽交會之氣也郭璞云雉曰虹謂明盛者雌曰蜺謂暗微者紛總總其離

雲薄漏日日照雨點則生也御迎也

陳深曰經涉山川役使百神望舒飛廉鸞鳳雷師飄風雲霓皆言神靈為之擁護服役以見儀衛之盛

劉次莊曰蘭喻君子言其
處於幽林深澗之中而芬
芳郁烈之不可掩故楚詞
云云

上言白水舉四方之色此言
春宮舉四方之氣互見耳

王逸以塞修為伏羲之臣
朱子辨其非當是媒妁之
名

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

子。斑亦作班。下叶音戶。予叶音與。紛盛多貌。總總

聚貌。斑亂貌。帝謂天帝也。閭謂主以昏閉門之隸

也。閭闔天門也。令帝閭開門將入見帝更嗽已志而

閨不肯開反倚其門望而拒我使不得入。蓋求夫君

而不遇之比也。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

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曖音愛。罷音皮。溷胡困反。好

昏昧貌。罷極也。結幽蘭而延佇言以芳香自潔而無

所趨向也。溷亂也。既不得入天門以見上帝於是歎

息世之溷濁而嫉妬。蓋其意若曰不意朝吾將濟於

天門之下亦復如此於是去而他適也。朝吾將濟於

白水兮。登閭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

無女。閨音即又音浪。縹一作縹。並音薛。馬叶滿。補反

神女蓋以比賢君也。於此又無所遇故下章欲遊溘

春宮求處妃見佚女留二姚皆求賢君之意也。溘

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

下女之可詒。佩叶音倫。相息亮反。詒叶音異。溘奄

頰色也。落墮也。相視也。下女謂神女之侍女也。詒遺

也。游春宮折瓊枝正欲及榮華之未落。而因下女以

通意於神妃也。吾令豐隆桀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纓以

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處房六反。一作宓。莫必反

曰在如字。即理叶音賴。上声。豐隆雷師。處妃伏羲

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纓佩帶也。蹇脩人名。理

為媒以通詞理也。蓋雷迅疾而威震。求無不獲。故欲

使之求神女之所在。而今蹇脩致佩纓以為理。則蹇

脩似是下女之能為。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緒繡其難

媒者。然亦未有考也。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縹音微。一作微

畫一作搗。二字一作敬。儘有于執反。盤叶蒲延反。音

緯。縹垂戾也。遷移也。言寒。脩既持其佩帶以通言而

唐順之曰信美無禮二句原蓋自寓其去國之意

劉知幾曰可以方駕南薰俱稱良直

自適不可者求女當須媒猶事君必待介也

按左傳少康因寒沒之亂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詳見象公元年

纒人復毀敗之今其意一合一離遂以垂戾而見距絕其意難移也次舍也窮石山名在張掖即后羿之國也有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

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傲一作教一作驚。倨簡曰驕

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姬蹇兮見有娥之佚女相息亮

音戶娥音蒿佚一作妖並音逸。四極四方極遠之地。蹇王之美者。偃蹇高貌。有娥國名。佚美也。謂帝譽

之妃契母簡狄也。事見商頌。呂氏春秋。吾令鳩為媒

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

零鳩直禁反。好如字。雄一作雉。羽弓反。黃云呼故反。

然則鳴字歟。惡烏路反。佻吐雕反。又吐了反。又音挑。

巧叶苦老反。鳩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或害人也。告予以不好者。其性讒賊。不肯為媒。而反

問我也。雄鳩。鷓鴣也。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

佻。輕也。巧。利也。又使雄鳩銜命而往。然其性輕佻。巧

利多。語言而無要。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實復不可信。荆也。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猶。天子也。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

迎。候。故謂不決曰猶豫。狐多疑。而善聽。河水始合。狐

聽其下。不聞水聲。乃敢過。故人過河。水者。要須狐行

然後敢渡。因謂多疑者為狐疑。高辛。帝。譽有天下之

彌也。言以鳩鳩皆不可使。故中心疑惑。意欲自往。而

於禮有不可者。鳳皇又已受高辛之遺。而來求之。故

恐簡逃先為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末家兮。留有虞之二姚。集一作進。非是。少失

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以二女妻少康。事見左傳。言既失簡逃。欲適遠方。又無所向。故願

及少康未娶於有虞。理弱而媒拙兮。恐道言之不固

洪興祖曰懷王不明而曰
哲王者以明望之也太史公
所與異幸君之一悟俗之
一政也韓愈曰琴操云臣罪
當誅兮天王聖明亦此意

汪道言曰蘆茅蓬州此即
用龜策卜居意

何景明曰狐疑二字應前
此節蓋設為靈氛之詞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好呼報反美一作善惡升鳥路反

弱劣也拙鈍也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媧又無巧辭也蓋不待其不合而已自知其必無所成矣故再言世

之溷濁而嫉賢蔽美蓋以為雖四方之閨中既以遠

遠而其風俗之不美無以異於中州也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馬能忍而與

此終古既下一有以字遠息遂反一無而字古叶音故小門謂之閨遠深也哲知也寤覺也終

古者古之所終謂來日之無窮也閨中深遠蓋言虛

妃之屬不可求也哲王不寤蓋言上帝不能察司閨

壅蔽之罪也言此以比上無明王下無賢伯使我懷

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閨亂嫉妬之俗終

古而居卑意索蘆茅以蓬筮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

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索所格反蘆一作瓊並音瓊筮音廷筮音

專占之慕之兩之字自為韻素取也蘆茅靈草也筮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筮靈氛古明

占吉凶者兩美蓋以男女俟美比君臣俱賢也言兩

美終雖必合然楚國孰有能信汝之脩潔而慕之者

宜以時思九州之博大方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

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無狐字有女之女如字釋女之女音汝此

亦靈氛之詞美女以比賢君求美以比求賢夫言天

下之大非獨楚有美女但當遠逝而無疑豈有美女

求賢夫而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

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字一作宅待洛反尚書

也眩熒綃反善惡一作美惡宅作宇則上聲宇作宅

則如字善惡一作中情非是上文別有此句此章韻

不叶也何所獨無芳草即上章豈惟是其有女之

意又申言之而勉其行亦靈氛之言也眩目無主也

世幽昧而莫能察已以下乃原自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

佩好惡並去聲要於遙反即古腰字其一作兮一作
 佩之佩叶音備。○黨朋也言人性固有不同而黨人
 為尤甚也。艾白蒿非芳草也服之滿腰而反謂蘭覽
 為美惡而不可佩言其親愛讒佞而憎遠思直也。覽
 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且充幃
 兮。謂申椒其不芳。一無覽字猶一作獨非是理音呈
 大六寸其耀自照言時人觀草木尚不能別其香臭
 豈能知王之美惡所當乎。蘇取也史記樵蘇後爨謂
 取草也。幃謂之勝即香囊也亦言其欲從靈氛之吉
 近小人而遠君子也。自念之詞止此。欲從靈氛之吉
 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糈音所。要於遙反。○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
 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又叙其
 事言巫咸將以日夕從天而下願懷椒糈而要之。使占此吉凶也。百神翳其備降兮。
 九疑續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翳於

疑一作疑迎魚慶反叶音御剡以冉反○翳蔽也續
 盛貌九疑在零陵蒼梧之間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
 相似遊者疑焉故曰九疑也言巫咸既將百神蔽日
 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已也皇謂百神剡
 剡光也揚靈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
 發其光靈也。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
 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陞一作升上時掌反
 一作矩矱紆縛反又鳥郭反一作護儼一作嚴咎繇
 一作臯陶調叶音同詩車攻之五章有此例。○曰記
 巫咸語也陞降上下陞而上天下而下而至地也榘與矩
 同所以為方之器也矱度也所以度長短者也摯伊
 尹名咎繇舜士師言陞降上下而求賢君與我皆能
 合乎此法者如湯之得伊尹禹之得咎繇始能調和
 而必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
 合也。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
 傳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好呼報反一無又字媒叶莫
 媒喻左右之先容也言誠心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
 自當舉而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說傳說也傳巖

王慎中曰傳說呂望寧戚此皆不必用行媒者

師曠禽經曰鶉鳩鳴而草
卷是也

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
罰操築作於傅岩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
像求之因得傳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也
孔安國曰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
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
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呂望之鼓刀兮遭
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呂望太
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也鼓鳴也太公避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因
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
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
因號為太公望該備也寧戚衛人脩德不用退而商
賈宿齊東門外威公夜出寧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
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
爵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威公聞之曰
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
載之用為客卿備輔佐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
猶其未央恐鶉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其

作而鶉一作鶉音題一音第鳩音决一音桂一無夫
字為于為反一無為字○晏晚也央盡也鶉鳩鳥名
即詩所謂七月鳴鶉者蓋鶉鳩聲相近又其聲惡陰
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巫咸之言止此亦勉原使及
此身未老時未過而速行之意鶉鳩先鳴
以比時一過則事愈變而愈不可為也
何瓊佩之
偃蹇兮眾蓼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
而折之
佩一作珮蓼音愛蔽如字叶音驚諒一作亮
蔽如字即折叶音制蔽音驚即折音哲○此
下至終篇又原自序之詞偃蹇眾盛貌言我所佩瓊
玉德美之盛蓋以自况也蓼亦蔽之盛也諒信也折
毀敗也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
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以一作其茅叶莫候反○續紛
亂也不可淹留宜速去也茅惡
草以喻不肖補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
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糞壤也今
曰蘭芷不芳荃蕙為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
時也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
何昔

曰蘭芷不芳二句怪而嘆之詞

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

脩之害也。一無蕭字一無二也字好呼報反。蕭艾賤草亦以喻不肖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

小人害之而以為莫如好脩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

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脩之為害也東漢之亡議者以為黨錮諸賢之罪蓋反其

詞以深悲之正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

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芳。此即上章蘭芷變而不芳之意容長謂徒

有外好耳委棄也詳見下章椒專佞以慢慢兮。檄又欲克夫佩帟

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慢篤諫反一作謾

一作謾檄音殺夫一作其非是帟音暉而一作以

怛淫也書曰無即怛淫檄菜黃也帟盛香之囊也椒亦芳烈之物而今亦變為邪佞菜黃固為臭物而今

又欲滿於香囊蓋但知求進而務入於君則又何能

復敬守其芬。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

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流從言隨從上化如水之

或叶虎為反即離如字。流從言隨從上化如水之流也揭車江離雖亦香草然不若椒蘭之盛今椒蘭

既如此則二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

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其芬下一有復出芬字

沫叶莫之反。委歷皆已見上。虧損減也沫昏暗也

言瓊珮有可貴之質而能不挾其美以取世資委而棄其美之利以徇道其事固不同也故彼雖苟得一

時之勢而惡名不滅此雖失其一時之利而芬芳久存二者之間正有志者所當明辯而勇決也和

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

和

洪興祖曰靈氣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獨曰靈氣者初疑靈氣之言復要巫咸巫咸與百神無異詞則靈氣之占誠吉矣然原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

李夢陽曰以後欲言卷局顧而不能行先以修遠周流起之其文有起伏有開闔此所以為詞賦之祖也

流觀乎上下

調徒料反女紐呂反上去聲下上聲叶音戶。調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法度也言我和此調度以自娛而遂浮游以求女如前所言處妃佚女二姚之屬意猶在於求君也余飾謂瓊珮及前章冠服之盛方壯亦巫咸所謂年未晏時未央之意周流上下即靈氣所謂遠逝巫咸所謂陞降也

靈氣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

枝以為羞兮精瓊靡以為糗一無吉字行叶戶即反折之舌反靡芒悲反振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

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為余之為于偽反疏所象王以飾其車也離心謂上下無與已

邈吾道夫崑

崑兮路脩遠以週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

啾是晻烏感反藹一作蓋一作霽並於蓋反啾音擊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

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一作紛旂渠希反之一作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

詔西皇使涉予麾許為反以一作使予音與。流沙

嘗過無定河活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或陷則

循也赤水出崑崙東南入南海容與遊戲貌以手

教曰麾以蛟龍為橋於津上而乘之以渡猶言比翼

人馬車駝以百千數無子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導

之問漢津也蓋箕北斗南天河所經而日月五星於

此往來故謂之津又有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河中

即津梁所渡也翼敬也周禮交龍為旂凡旂屬皆建於車後也一上一下曰翺直刺不動曰翺翼翼和也

按淮南子云立冬曰不周風
又曰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可
見不周為北方之總名了

少司命篇曰高馳兮冲天東君
篇曰撰余轡兮高駘涉江篇
各方高馳而不顧是也

洪興祖曰雜騷有亂有重
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
情志未申更作賦也

通以為梁也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路脩遠以多艱
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

今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
待叶徒奇反一作持○不周山名山海經西北海之
外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
衆車使由徑路先過而相待我當自
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

今齊王軼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

乘繩證反軼音犬蜿於原反一作婉於阮反委於危
反蛇弋支反一作移二字一作逶迤○屯聚也軼轄
也輶內之金也一云轄也蜿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

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一作自弭神高馳一作邁高地假工雅反一作眠一
音暇皆非是媮音俞○言雖按節徐行然神猶高馳
邈邈然而逾遠不可得而制也九歌九德之歌禹樂
也韶九韶之舞舜樂也假借也顏師古云此言遭遇

幽厄中心愁悶假延陟陟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

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一作曦睨五計反悲一作忘蜷音拳行叶戶即反○
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睨旁視也舊鄉楚國也僕御

也懷思也蜷局詰曲不行貌屈原託為此行而終無
所詰周流上下而卒反於楚馬亦仁之至而義之盡

也亂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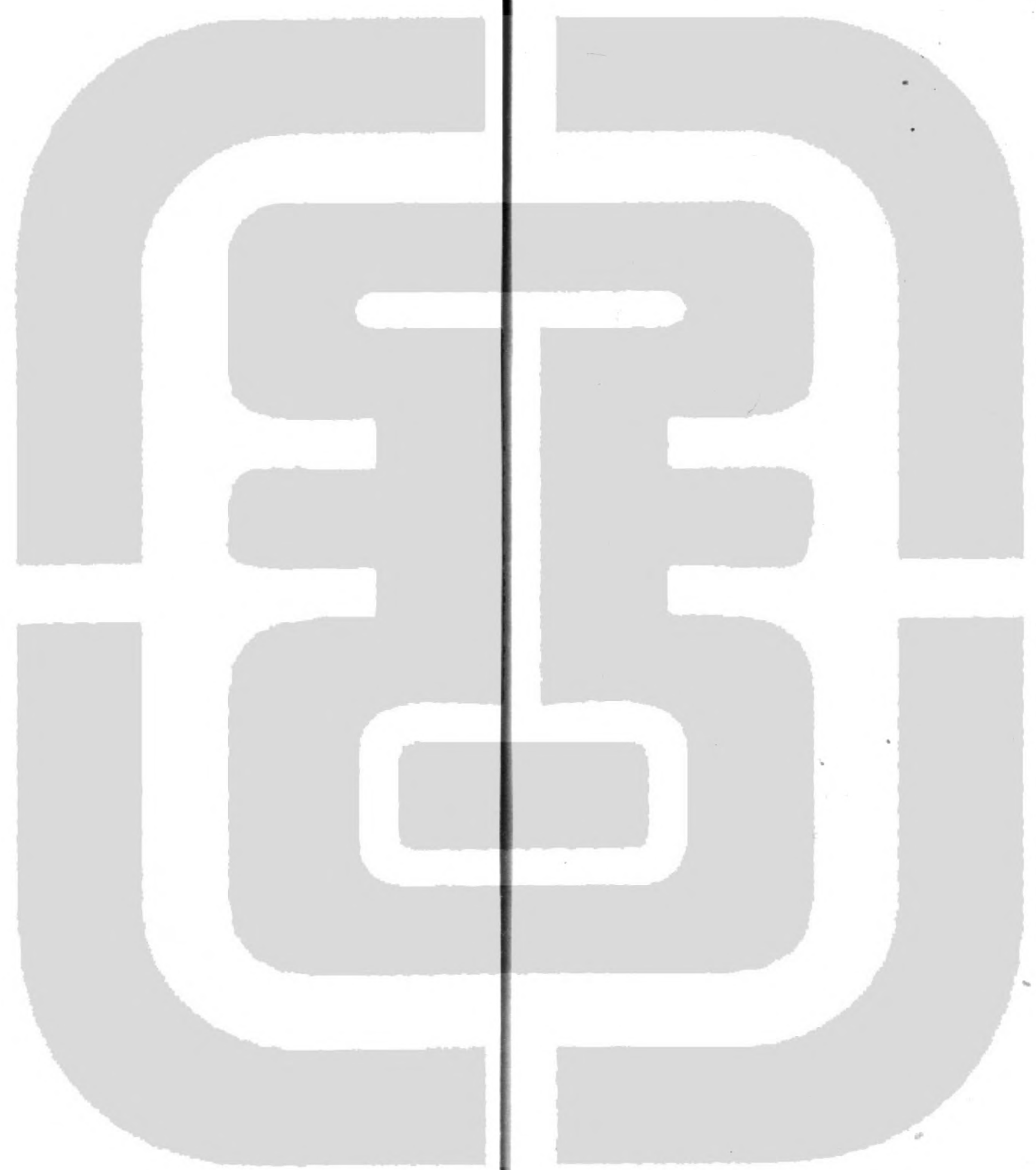
關睢之亂以為風始禮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

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

所居

一無哉字人下一無兮字○賦也已矣絕望之
詞無人謂無賢人也故都楚國也言時君不足
與共行美政故我將自
沈以從彭咸之所居也

楚辭卷第一



水田原老一

